

# WHO 與我的故事

## ——四年後的回想

此時兩個同為黃色皮膚的日本遊客正一派輕鬆的進入會場旁聽，我們一行人只能在飄著細雨的微寒天氣下駐足，望著已經製作好的名牌不得其門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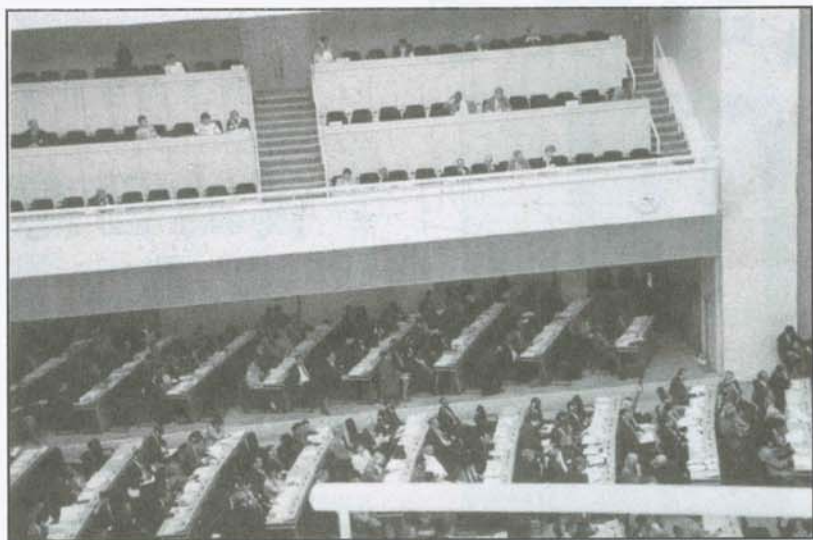
▲ 1999年WHA會場主席台

在 2003年的現在回想起來，WHO，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和我的生命能發生關係，存在著許多因緣際會的偶然。1998年的中秋節前夕，當時就讀陽明牙醫系四年級的我，正值醫學院生涯最後的黃金「假期」，課程上還沒有像大四下學期開始的完全上緊發條，因此在時間上尚能夠選修些本科以外的課程，甚至參加些校外的

活動。在一個閒暇的早晨，不經意的走進了陽明的醫學系館，就在陽明公衛所當時凌亂的公佈欄外，看到了一份不起眼的宣傳單，內容是關於第二屆國際衛生暨人權學生培訓營的課程及報名相關資料，在那個當下，講員名單中的一個名字深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長期旅美、國際法權威學者，著有《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一書的陳隆志教授，當

時心中忽然興起了一股想聽聽他演講的念頭，可是這樣的念頭並未讓我做出報名參加的行動。幾天之後，就在報名即將截止之前，好友黃一城忽然拿出了一份報名表，問我想不想參加此一營隊，這一次在好友的推薦下，抱著反正假期中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心態，我參與了這個目的在促進學生對國際衛生事務了解及參與的營隊，開啓了我與WHO議





▲ WHA 代表席（下）與旁聽席（上）

題以及此一營隊的長期關係。在當時兩天的營隊中，我期待的陳隆志教授始終沒有出現，至於課程的安排，在讓我對 WHO 有著初步的了解之餘，總覺得有些意猶未盡。因此在四上的學期結束前，當我看到第三屆國際衛生暨外交學生培訓營的報名海報時，便毫不遲疑的再參加了該次為期兩週的營隊。

在隔年寒假的營隊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當時講員的陣容十分堅強，範圍涵蓋了官方與民間，衛生及外交領域，內容包括對於國際組織、台灣的醫療政策及現況、兩岸情勢及外交處境、NGO 外交、模擬國際會議、遊說及說帖演練等等，從個人的角度來看，課程設計對於開拓學員的視野以及能力培養有著不少幫助，加上在營隊中接觸了許多非醫學院的優秀學員，他們有些是外交背景有些是政治背景，這樣多元的背景刺激加上課程內容的激盪，為我略顯平淡的醫學院生涯中留下了難忘的體驗。在熱烈的營隊過程中，除了讓學員意識到台灣所處外交處境的艱難外，一個關鍵的議題便是以什麼樣的

名義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當時已明顯感受到，當時以台灣醫界聯盟為主的民間力量希望以台灣為名義推動，但當時的官方的思考有著不同的考量，作為學員的我，除了從課程中看到不同黨派間在推動國際事務時立場的歧異外，也隱約感受到實際推動過程中內部缺乏共識所產生的若干阻力。營隊結束後，熱心推動台灣加入 WHO 事務的學員們，後續還投入了針對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連署及義賣活動，而包括我在內的八位學員則進一步參與了 1999 年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宣達團，在五月中旬世界衛生大會召開期間到日內瓦進行宣達工作。

身歷其境的感受是沒有辦法以遙遠的言語陳述比擬的，這次參與日內瓦的宣達工作可以說有著震撼教育一般的效果。過去在國內所描述的外交處境艱困，在實際的宣達過程中真實成為了我銘心刻骨的經歷。宣達活動的一個重點，是騎乘帶有標語及小旗幟的腳踏車繞行日內瓦市區，爭取外國友人對我國遭到世界衛生組織排除的注意，並且在世界衛

生大會的議場外拉布條進行抗議。當我們在聯合國歐洲總部外、拉布條（精確地點在一個國際反地雷組織所設立的三足椅之外）進行抗議時，與我們比鄰、同樣希望在國際組織之都日內瓦進行抗議進而吸引關注的，是在台灣被認為處境極為悲慘的庫德族人，那個當下頓時產生了我國處境竟至於此的感嘆；當我們在世界衛生大會會場外拉布條時，他國代表從巴士中投以新奇的眼光並拍照留念，彷彿我們成為了被觀賞的對象；在拉布條抗議的當天下午，原先申請要進入會場旁聽的一行人，卻由於中國對大會秘書處施壓而不得其門而入，原先沒有人感到興趣、因而對旁聽不加限制的會議，卻由於我們的身分而對我們進行阻攔，此時兩個同為黃色皮膚的日本遊客正一派輕鬆的進入會場旁聽，一行人只能在飄著細雨的微寒天氣下駐足，望著已經製作好的名牌不得其門而入，當時若沒有一位高齡九十四歲的瑞士籍 NGO 代表為我們據理力爭，我們可能始終無法入內旁聽；終於進入會場的那一刻，進到大夥耳中的是不需要翻譯就能清晰理解的聲音，中國代表正強硬地陳述著台灣地區民眾的健康受到中國政府妥善的照護，台灣民眾若有需要可以向中央政府請求幫助，認為不需要對我國友邦所提出的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議題進行討論，而由於世界衛生組織採共識決的性質，使得主席在發言完畢後裁示未形成共識的情形下提案不被排入大會議程，該年度的叩關再度遭到挫敗；腳踏車宣達的活動在第二天推進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前，同樣在中國的壓力下一行人只能在大使館外圍進行抗議活動。當年的我，在二十歲時第一



次體會到我國遭受到中國打壓的不利處境可以如此殘酷與真實。

至於宣達的另一個重點，則是接受官方委託為各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代表準備reception晚會，學生成員在其中主要擔任佈置及接待的工作，會中說明我國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理由與其正當性，以及我國參與後所能發揮的貢獻。然而在兩天的晚會中，參加的各國代表並不踴躍，有力國家的代表也多避免受到對岸及本國政府壓力而迴避參與，晚會所能達到的效果因而十分有限。至於宣達團中學生成員在這些活動之外，還參訪了許多民間的NGO組織，當時的我深刻地感受到這類組織在西方的蓬勃活動與力量，這對於推動正式管道外交有著先天困難的我國而言，可以作為另類推動管道的借鏡。

經歷了日內瓦的宣達活動後，由於許多因素我跟當年舉辦營隊的醫界聯盟始終維持著一定的關係。在接下來幾年中，我曾經在不同年度的培訓營對中擔任過工作人員，也參與過後續的連署與義賣活動，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息也始終保持關注。數年下來，個人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可以提出來供大家思考。首先，在先前已經提到當年官方與民間在推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上，存在某些關於身分名義上的歧見，在政黨輪替後，理論上應該在推動上有著更高的共識，然而根據我的了解，政府內部的配合、政府與民間的配合、甚至民間團體間的配合仍然存在著若干問題，國內對此議題的了解與關心，也仍然有努力的空間；而我國的目標，究竟是以會員或觀察員身分加入，仍然不甚明確；推動過程中的主要關鍵，仍然取決於美方政府的態度以及我國針對



▲到國際反地雷組織設置三足椅前騎單車表達觀點

美國為主的遊說，這些年雖然加強了歐洲方面的遊說但似乎仍有許多其他努力空間；我國藉助友邦在世界衛生大會提案的模式也趨於固定；在這個需要長期努力的過程中，各界似乎應加強共識的凝聚，並集思廣益思考突破的可能途徑。其次，作為長期與培訓營隊保持聯繫的一份子，我曾經在四年前針對營隊的發展方向寫了一份反省的文章，當時的思考主要是必須要更明確的對於營隊方向進行釐清，並且加強學員在營隊結束後的持續參與；時間一晃而過後，看著年輕的新血和過去的自己一樣，對於國際衛生事務有著新的認識，但心中不時浮起的，是如何讓這些被啓蒙的年輕力量，在保持熱情與關心之餘，找到自己能持續參與的位置與模式，這麼多年過去了，許多當時的成員與此一事務的關係逐漸淡去，在我的了解中，除了部份同時是醫聯會的成員對國際衛生事務有著較長期的參與外，印象中參與後續活動的成員，都循著舉辦音樂會、義賣、連署、當年度營隊小隊輔的模式與此一議題保持聯繫，然後隨著時間過

去逐漸離開；這些活動在國人仍不夠了解的現在當然是重要的，但如何讓每年的學員間經驗傳承、開創新的集體行動可能更值得大家思考，甚至於如何培養吸引更多人在未來投入國際衛生外交的舞台，這些有賴大家進一步的思考及參與。

愛自己的土地是需要行動的。作為醫學院的學生，可以有著無數個好理由拒絕參與課業以外的活動。當年我偶然的投入了WHO宣達活動，多年的參與為我規律的醫學院生涯增添了繽紛的色彩，開闊了我的視界，更意想不到的為我拓展了新的友誼。過程中雖然也有些小插曲：為了參加日內瓦宣達活動必須參加兩科的補考，在來回的飛機上瘋狂準備考試；為了到營隊幫忙竟然忘記參加預官考試……；儘管如此，今天的我仍慶幸當時能夠有機會對這樣的活動做出認識及參與，雖然不敢說自己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但希望這樣的經驗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與投入，用更積極的創意與行動為這個需要長期付出心力的活動作出屬於自己獨特的貢獻。☞